

評新文化運動

章士釗

本篇作已三年。未見適之發抒何見。惟近於國語週刊。囑圖其詞以拒之曰。不值一駁。實則吾文所陳諸理。可得與天下後世人共明之。事越數載。文厄益深。偶一循覽。其言仍未可易。請更釋之。重與細論。此之行遠之力如何。雖難自信。而其粗明大義。有關世運。謂斯時即輕輕爲適之所下四字放倒。諒不爾也。昨歲在滬。適之曾面告愚。子所討論諸點。已成過去。文化大事。適之竟看作時辰表。針贊上下張弛。惟其手轉。尤屬奇談。揣適之所謂過去。殆指今之後生。競爲白話。甚置塵上。遮國學不見已耳。此乃病態羣理。尤宜痛治。於斯謂健康爲過去。醫者議復元氣。諷以失時。有是道乎。前歲北京農業大學。招考新生。愚在滬理其文卷。白話占數三之二。文言三之一。文言固是不佳。白話亦繳繞無似。愚曾告人。此事應由適之全然負責。蓋適之倡爲白話文。恰是五年。中學卒業。出應大學初試。即其時也。今年愚復試農大新生。限令不爲白話文。乃全場文字。詞條理達。明贍可觀。猝然得此。迥出意料之外。適之之時辰表。從此逆轉。良未可知。過去與否。豈由一人之口說而定。適之又病本文刻至之言。疵爲謾罵。讀者辨之。其然豈然。北京報紙。屢以文中士與讀書人對舉。爲不合情實。意謂二桃之士。乃言勇士。非讀書人。此等小節。寧關謀篇本旨。且不學曰學。其理彼乃蒙然。又可哂也。愚昨以杭州暑期學校之招。講演本題。愚論之當否。何敢自執。然批評之學。吾夙無之。自有文化

運動以來。或則深閉固拒。或則從風而靡。求一立乎中流。平視新舊兩域。左程右準。恰如是非得失之本量。以施其衡校者。吾見實罕。拙評之起。或爲椎輪。吾友胡敦復同游湖上。聞愚說而善之。以爲可與天下人共見。邇來愚在長沙、南京、上海、北京等處。爲此說者屢矣。久思筆述。因循未就。今因敦復之請。爲撮其概略於此。其詳當俟異日也。

文化二字。作何詰乎。此吾人第一欲知之事也。以愚所思。文化者非飄然而無倚。或泛應而俱當者也。蓋不脫乎人地時之三要素。凡一民族。善守其歷代相傳之特性。適應與接之環境。曲迎時代之精神。各本其性情之所近。嗜好之所安。力能之所至。孜孜爲之。大小精粗。俱得一體。而於典章文物。內學外藝。爲其代表人物所樹立布達者。悉呈一種歡樂雍容情文並茂之觀。斯爲文化。惟如斯也。言文化者。不得不冠以東洋西洋或今與古之狀物詞。若剝夫此類加詞。而求一物焉。能壓足人類之意欲。表種人類之材性。放之四海而皆準。俟之百世而不惑者。字曰文化。殆非理想中之所能有。果其有之。亦適如公孫龍之白馬論。外白馬而求馬。同蹈邏輯實宗苦求共相之失。莫可救也。今之言文化者。以爲其中有此共相。因虛擬一的。羣起而逐之。其的之爲正爲鵠。及大小遠近何若。殆無一人有差明之印象。東西古今之辨。雖亦爲心目中所恆有。而以此特文化偶著之偏相耳。人有通欲。材有通性。西方何物。有爲者亦若是。因謀毀棄固有之文明務盡。以求合於口耳四寸所得自西方者。使之畢肖。微論所得者至爲膚淺。無足追慕也。即深造焉。而吾人非西方之人。吾地非西方之地。吾時非西方之時。諸緣盡異。而求其得果之相同。其極非至盡變其種。無所歸類不止。此時賢誤解文化二字之受病處。敢先揭焉。

其次則狀文化曰新。新之觀念。又大誤謬。新者對夫舊而言之。彼以爲諸反乎舊。即所謂新。今既求新。勢且一切舍舊。不知新與舊之銜接。其形爲犬牙。不爲櫛比。如兩石同投之連錢波。不如周線各別之二圓形。吾友胡適之所著文學條例。謂今人當爲今人之言。不當爲古人之言。此語之值。在其所以爲今古之界者而定。若謂古人之言之外。別有所謂今人之言者。嶄然離立。兩不相混。則適之之說。乃大滑稽而不可通。今假定古人未嘗有言。即有言而吾人已浸忘之。或者相禁不許重提一字。同時復假定繼祖承宗之制度文爲。化爲烏有。如魯濱孫之飄流絕島者然。則試閉目以思。吾人破題兒第一聲。當作何語。此將智同蒼頡。口耕六書。聽者各有神悟。自然了解。抑將伊優亞。呖呖牙。或犬或否。唯東方朔能射其覆矣乎。如屬後者。可知今人之言。即在古人之言之中。善爲今人之言者。即其善爲古人之言。而擴充變化者也。適之曰寢饋於古人之言。故其所爲今人之言。文言可也。白話亦可。太抵俱有理致條段。今爲適之之學者。乃反乎是。以爲今人之言。有其獨立自存之領域。而所謂領域。又以適之爲大帝。績溪爲上京。遂乃一味於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。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。目無旁驚。筆不暫停。以致釀成今日的底他牠嗎呢呢咧之文變。有時難讀。與曩舉郭舍人所擬六字。相去不遠。語稱其父殺人。其子必且行刦。弊所由中。適之當自知之。惟文化亦然。新者早無形孕育於舊者之中。而決非無因突出於舊者之外。蓋舊者非他。乃數千年來鉅人長德方家藝士之所殫精存積。流傳至今者也。愚嘗謂思想之爲物。從其全而消息之。正如墨經所云。彌異時。彌異所。而整然自在。其偏之見于東西南北。或古今旦莫。特事實之適然。決無何地何時。得天獨全。見道獨至之理。新云舊云。特當時當地之人。以

其際遇所環。情感所至。希望嗜好所逼。精力生力所交乘。因字將謝者爲舊。受代者爲新已耳。於思想本身。何所容心。若升高而鳥瞰之。新新舊舊。蓋誠不知往復幾許。五十年來。達爾文之天演論。如日中天。幾一掃前此進化諸論而空之。今德之杜里舒。標生機主義則反之。法之柏格森。倡創造進化又反之。杜氏所談生機自主。非同機械。網羅主宰。別有真因。與達氏前此所排之結局論。轉形相近。柏氏萬物皆流之說。近宗黑格爾。遠祖額勒吉來圖。且即達爾文之學。亦非獨創。近古者且不論。據柏格森詔我。適者生存之義。希臘之言披圖格即主之。徒以爲雅里士多德所峻拒。故爾不昌。由斯以談。言披圖格也。達爾文也。結局論諸賢也。杜里舒也。額勒吉來圖也。黑格爾也。柏格森也。以及其他無量數之學者也。吾欲以新舊字分牒之。使之截不渾殺。將何牒而可乎。意大利之文藝復興。其思潮昭哉新也。而曰復興。是新者舊也。英吉利之王政復古。其政潮的然新也。而曰復古。是新者舊也。卽新卽舊。不可端倪。必通此藩。始可言變。愚爲此言。非謂今之學理政術。悉爲前有。廣狹同幅。了無進境也。特謂思想之流轉於宇與久間。恒相間而迭見。其所以然。則人類厭常與篤舊之兩矛盾性。時乃融會貫通而趨於一。蓋凡吾人久處一境。厭聞而厭見。每以疲恭惱亂。思有所遷。念之初起。必且奮力向外馳去。冀得嶄新絕異之域。以爲息壤。而盤旋久之。未見有得。此豈南方有窮。理亦猶是乎。抑造物狡猾。困其智力乎。姑不深論。於時但覺祖宗累代之所遞嬗。或自身早歲之所曾經。注存於吾先天及無意識之中。向爲表相及意志之所控抑而未動者。今不期乘間抵觸。肆力奔放而未有已。所謂迷途知反。反者斯時。不遠而復。復者此境。本期開新。卒乃獲舊。雖云舊也。或則明知爲舊而心安之。或則竟無所

覺。而仍自欺欺人。以爲新不可階。此誠新舊相銜之妙諦。其味深長。最宜潛玩者也。今之談文化者。不解斯義。以爲新者。乃離舊而僭馳。一是仇舊。而惟渺不可得之新是驚。宜夫不數年間。精神界太亂。鬱鬱悵悵之象。充塞天下。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。謹厚者當然喪其所守。父無以教子。兄無以詔弟。以言教化。乃全陷於青黃不接轅轍背馳之一大恐慌也。不謂誤解一字之弊。乃至於此。

既假定文化爲萬應神膏。可不擇病而施。復於新舊連續之理。大有乖牾。其誤已如前述。具此兩誤。因有必至固然之第三誤。立於其後者。則文化運動之方式是也。號曰運動。必且期望大衆激悟。全體參加可知。獨至文化爲物。其精英乃爲最少數人之所獨擅。而非士民衆庶之所共喻。宋玉曰。客有歌於郢中者。其始曰下里巴人。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。其爲陽阿雅露。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。其爲陽春白雪。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。引商刻羽。雜以流徵。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。爲問一國文化之所照耀。將恃有不過數人能之和之引商刻羽雜以流徵乎。抑恃有人人可和之下里巴人乎。楚客有靈。將不使後人之讀其書者。無從剖辨。然果標歌曲之名曰何曰何。以相號召。則無斬於曲之高。惟恐其和之寡。商云羽云。無所用之。下里巴人。爲其職志。乃無疑義。信如斯也。凡爲文化運動。非以不文化者爲其前茅。將無所啟足。今之賢豪長者。圖開文運。披沙揀金。百無所擇。而惟白話文學是揭。如飲狂泉。舉國若一。胥是道也。間嘗論之。西文切音。而吾文象形。西文複音。而吾文單音。惟切音也。耳治居先。象形則先自治。惟複音也。音隨字轉。同音異義之字少。一字一音。聽與讀了無異感。而單音音乏字繁。同音異義之字多。一音數字乃至十數字不等。讀書易辨。而聽時難辨。以此之故。西文文言可趨一

致。而在吾文竟不可能。如英文辟齒。吾譯爲桃。爲文爲語。西文俱昭然可曉。吾則聞人覩桃。離其脈。使不相屬。究不識其爲桃乎。陶乎。洵乎。抑眺乎。以著之文。桃與非桃。又一目了然。無待躊躇。因是出話之時。於本文之下。每綴語助。以撼聽覺。使易攝取。如桃不僅曰桃。而曰桃子。則立辨爲與淵明作宰。同人先號。一無連繫。效同辟齒。入耳即明矣。夫語以耳辨。徒資口談。文以目辨。更貴成誦。則其取音之繁簡連截。有其自然。不可強混。如園有桃。筆之於書。詞義俱完。今日此於語未合也。必曰園裏有桃子樹。二桃殺三士。譜之於詩。節奏甚美。今日此於白話無當也。必曰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。是亦不可以已乎。英倫小兒。學語牙牙。每爲單音所苦。因於尋常日用之字。如父母童子女兒之類。別益喉音。使成長浪。父本曰達。增言達帝。母本曰媽。增言媽密。童子曰博。增言博異。女兒曰格。增言格麗。愚之長兒。生於蘇格蘭。小名曰康。傭保羣呼。易爲康汜。吾兒至今因以爲號。得名曰可也。兒童對話。雖屬如是。一涉筆墨。自初爲文以至名家。設非如迭更司者。故作下流鄉曲之語。以資笑謔。帝密異麗之詞。都不更綴。而吾必以輔助單音之贅字。泥沙俱下而著之文。一何智出英倫小兒女之下。至於是乎。復次爲白話文者。其取材限於一時口所能道之字。是又大謬。竊謂國既有文。文可足用。則在邏輯。無論何種理想。其文之總體中。必有最適於抒寫者若干字。可得委曲連綴以抒寫之。能控制總體。揀出此號稱最適之各字。不增不減。正如其量。道盡人人意中之所欲道而不能道。聞之而叫絕。累讀而不厭者。是謂文家。文章本天成。妙手偶得之。謂曰偶得。形容最妙。以知文家之能臻是域。關鍵全在選詞。詞而曰選。必其詞之總積。無今無古。無精無粗。往來羅布於胸中。

聽其甄拔。應有儘有。應無儘無。然後能事可盡。語其總積。號曰彼有。語吾甄拔。號曰此求。知其有量。明其求法。文家之能宜洩宇宙之玄秘。職是故也。今白話文之所以流於艱窘。不成文理。味同嚼蠟。去人意萬里者。其弊即在爲文資料。全以一時手口所能相應召集者爲歸。此外別無工夫。推適之有甚麼話說甚麼話之說。且將以有工夫爲喪失文學上自然之致。香山吟曰。彼有此求兩不知。旣已無求。焉得有知。無所知矣。嬾妍之辨。決無常理。宜夫文之窮濫至於今日。而舉世且以富麗得未曾有爭相誇說也。白話文品之高。旣如所信。而同時又以爲極易。盡人可爲。吾友高一涵嘗告愚曰。吾人久不爲文言。欲以文言說明己意。轉覺大難。一涵如此。其他可知。試觀今之束髮小生。握筆登先。名流巨公。易節恐後。詩家成林。作品滿街。家家自命爲施曹。人人自詡爲易莫。風流文采。盛極一時。何莫非至易至美兩性同具之新發明。導之至此。嗚呼。以鄙倍妄爲之筆。竊高文美藝之名。以就下走壙之狂。墮載道行遠之業。所謂俗惡俊異。世疵文雅。文歟化歟。愚竊以爲欲進而反退。求文而得野。陷青年於大阱。類國本於無形。甚矣運動方式之誤。流毒乃若是也。

方式之誤何謂也。曰文化運動。志在國中人人自進於文化之域。以收其利而擅其美。則其所最忌而不可犯者。乃於文化事業中。獨擇一事以爲標題。圖以易天下也。何也。文化者無論寄於何事。其事要貴縱不貴橫。貴突不貴衍。貴獨至不貴廣諭。而運動則非橫非衍非廣諭。其義無取。今以此自律背反之二義。併爲一談。登高一呼。求人響應。則若果如所求。將志縱得橫。志突得衍。志獨至得廣諭。如吾國今日白話文之局勢焉。無可疑也。適之知此局勢之未如所期也。乃發爲一面普及。一面提高之論。而

不悟其意則是。其實乃不可能也。故愚謂此類運動。決不當求題目於文化本體。而當熟察今之阻滯文化。與後來足資輔導者何在。因樹爲表的。與世同追。如適之所倡好政府主義。雖失之寬緩。而尙不失爲一種方法。蓋凡一國文化。能達於最高合理之境者。必其舉國之中。上自德慧術智之士。下至庸衆鷥散之材。不爲貴賤貧富之遇所限。不爲刀兵災疫之禍所苦。所有文教之設備。修養之日力。外於困學必需之限而寬假之。在機會均等之下。極英才教育之觀。因得如曩所言。各本其性情之所近。嗜好之所安。力能之所至。孜孜爲之。大小精粗。俱得一體。而於典章文物。內學外藝。爲其代表人物所樹立布達者。悉呈一種歡樂雍容情文並茂之觀者也。然無論何時。不拘何國。國之子弟。大抵聰明才智相混。居養師保不一。貴賤貧富。級次有殊。刀兵災疫。無代蔑有。設備以際遇而分。日力爲生活所吸。彼枉其性情。抑其嗜好。銷其力能。使大才中就。中才小就。小才無就。以至一國之文化。漸次墜地。無從奮發者。不知凡幾。於時運動起焉。方式如何。一以當時之社會情況爲衡。不能一律。其在歐洲。則十八世紀以來之資本主義。乃知言者認爲有妨於文化者也。哲家義士。因爲社會主義以抗之。就中輩流雜出。不可究窮。而綜其全觀之。其謀使勞資兩級。平分參與文化之權與機。乃爲根本要道。蓋文化者。與國民生活狀況。息息相關者也。一國生活狀況枯澀紆促之度如何。即可以卜其文化高下真僞之度如何。知歐洲之情事者。可斷言其資本之制不變。文化決無可講。而吾農國也。工商一切之計。咸無規模。而資本國之晏安煊赫。乃轉沈浸至骨。不此之去。文化亦無可談。此其理味醞醞。不可殫述。惜今幅窄。未及多陳。要之文化運動。乃社會改革之事。而非標榜某種文學之事。凡改革之計劃。施於羣治。義與

文化有關。曲折不離其宗者。從社會方面觀之。謂之社會運動。從文化方面觀之。謂之文化運動。愚之理解。如斯而已。

綜上所談。彙釋三事。一曰文化。二曰新。三曰運動。其他條理尙富。浮於本篇。即在杭州演壇所言。亦不止此。姑爲發凡。資取世論。聞暑期學校。乃萃集全浙中小學教員諸君而爲之。不同常會。愚於座間。曾以批評之批評相要。茲事體大。幸致三思。杭州又爲適之臥遊都講之所。正負質劑。或歸至當。而敦復當今豪傑之士也。學問重實踐不重浮言。所主大同學院。有造於學。爲全國公私各校冠。旣不以愚言爲不盡當。尙其縱覽今古。橫極東西。有以語我來。

（錄自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號民國十四年九月十二日）